

## 揭露黑嘴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

前言：中共邪恶对法轮功学员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使尽各种恶毒手段。当酷刑、欺骗等各种手段都不能动摇修炼人坚定的信仰时，中共采用了最为阴毒的手段——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大剂量地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让健康、鲜活的生命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变得神志不清，甚至失去说话能力。这种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毒手段，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最恶毒、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的手段之一，受迫害致死致残的比比皆是，很多人致残后即使出狱了，生活也不能自理。有的丧失记忆或精神失常，对所遭受的迫害已经说不清了。对那些被绑架到精神病院的法轮功学员，人们还能知道他们被强制施用精神药物。但在邪党的监狱、劳教所和洗脑班等处，中共人员可以随意滥用药品种给大法弟子下毒。

以下是一位曾经被非法关押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所亲眼见证的发生在那里的迫害。

我叫晓平（化名），因为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于二零零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七大队。我经历了吉林省公安医院强行系统的对法轮功学员身体检查。详细检查身体各器官。采集的血样试管都贴的是编号，管教说：“这次检查法轮功一个不漏，刑事犯一个不检。”后来得知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罪恶在国际上曝光了。

二零零四年七月的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七大队三小队管教王丽华将法轮功学员赵金玲以提审为由带走，大约两小时后，赵金玲回来时目光呆滞、不能说话、流口水、淌眼泪、四肢麻木不好使，大家都围着她问话，她意识不清，也不会说话，不知道穿衣服，上厕所后不知道提裤子。二十一、二岁的赵金玲原本心灵手巧，是一个文静漂亮的未婚女孩，只因修炼法轮功做好人，遭受中共当局如此残酷的迫害，仅两小时左右人就被摧残成了傻子。

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法轮功学员李伟、刘文文。而且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漂亮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其中李伟一到晚上双手被铐在铁床上，惨不忍睹。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仅两个小时，人就变成了谁说话她也听不懂，她自己也说不出话来，甚至连羞耻都不知道了。如果不是被注射了大剂量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人怎么这么快就变成这样了？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把人弄成不会说话了？

还有一名叫张淑华的法轮功学员，身体高大。有一次被管教叫走，大约半小时后突然听到楼下传来“法轮大法好！”的呼喊声。大家就冲到窗前往下看，只见张淑华从

对面一楼医院里跑出来，后面紧接着冲出四、五个男女警察。张淑华跑回来说：“四、五个男女警察按住我，强行给我灌药，牙都被撬坏了。”我们看到张淑华脸上有血，裤子被撕破了而且也有血迹。



药是用来治病救人，解除病患痛苦的。把药用错，对医生来讲都是大罪过。更何况有意把药用在健康人身上，目的是折磨人，达到政治目的呢。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用药后，身体极为痛苦，生不如死；有的造成脏器衰竭，很快去世。这方面明慧网的具体报道很多：比如山东淄博大法弟子苏刚，被使用药物后，送回家时“反应迟钝麻木，虚弱无法吃东西”，回家第九天去世。山东泰安大法弟子徐桂芹，也因被使用药物，送回家时身体麻木，厌食，回家第九天去世。（见明慧网《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国际社会持续密切关注（二）》）这两个案例受害者的症状相似，甚至回家后去世的时间都相似。为什么会这么巧？山东法轮功学员、清华大学学生柳志梅，出狱后三天致疯。为什么出狱后几天才疯？如果邪恶不知药效，胡乱使用的话，柳志梅可能在监狱就神志不清（这样监狱会承担责任），或者出狱后根本不变疯（柳志梅会讲出迫害真相）。这都不是中共要的效果。事情能按中共意图发展，是因为监狱对所使用的药物的药效很清楚。可见中共所使用的药物，不是日常医院使用的药物，而是用以杀人害人以达到灭口的目的。其中可能有国际上禁止使用，甚至禁止研制的药物。因为这类药物是反人类的。而中共不但研发出来，而且已经深知药效，并能熟练使用。研发这类药本身就是反人类罪行。而一种药从研发到确认药效，要经过多次生物试验及人体试验才能完成。中共是怎么完成的，在什么人身上试验的？成药制造出来后，十一年来，中共把这些恐怖药物，用于迫害中国最善良的民众群体：法轮功修炼者。是怎么实施的？这种反人类罪行是需要我们所有有正义良知的人共同制止的，希望广大正义人士共同关注、揭露黑幕、制止这种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

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部份参与迫害责任人名单：

七大队大队长：侯志红、刘胡；一小队管教苏明明；三小队管教王丽华。

据悉黑嘴子大队长侯志红现仍频繁出入于长春市精神病院取药，请知情人士提供详细信息。◇

【明慧网报道】

# 孙淑香在黑嘴子遭酷刑摧残后离世

## ——高智晟采访的又一法轮功学员被害

指使包夹头子付巧云（女犯人，五十多岁）逼迫孙淑香快点干活，刁难她。

二零零五年，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在他的公开信中，记述过长春法轮功学员孙淑香被迫害的经历。看过这段描述，人们都会感受到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残酷与邪恶。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孙淑香再次被绑架。在长春市黑嘴子劳教所遭受九个月的折磨，皮包骨的孙淑香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回到家中（见右图）。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孙淑香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三岁。



孙淑香从黑嘴子劳教所回来十天后的照片

### 一、孙淑香概况



孙淑香

孙淑香，长春市人，一九五七年八月出生。于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四十多天，曾身患多种疾病多方求治无效的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体病痛完全消失，走路轻飘飘的，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年来，孙淑香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至少遭到中共当局十二次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劳教、酷刑折磨，丈夫在恶警恐吓下被迫离婚，老母亲悲愤离世。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晚，孙淑香在女儿家照看外孙，次日刚送完小外孙上学，就被长春市国保支队“六一零”恶警强行绑架。在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和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经历了酷刑逼供和九个月的非法关押与残酷迫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孙淑香身体出现了严重症状，骨瘦如柴，饮水、进食、呼吸均困难，并伴大量腹部积水。二零一零年六月，劳教所才同意将身体极度虚弱的孙淑香释放回家，所外执行，但孙淑香的生活仍受到当局监视。在家人、亲属的悉心照料下，孙淑香身体仍无法康复，同年十月十日在家中含冤离世。

### 二、生前在黑嘴子劳教所遭苦役、洗脑、电击，等折磨后奄奄一息、骨瘦如柴

二零零九年十月孙淑香被送到黑嘴子劳教所一大队非法关押。队长闫立丰（女，四十岁左右），每天逼迫孙淑香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并逼其写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所谓“五书”。由于孙淑香不屈服，狱警就一边强迫孙淑香干活（就是为狱警赚取福利和奖金的活），一边强迫孙淑香看污蔑大法的电视，有一次，被奴役了一天的孙淑香晚上八点半才回寝室，又被逼罚站。二十分钟后，孙淑香晕倒在地。第二天孙淑香被强行从床上拉起，被逼着去干活。

一次闫立丰在家里接到一张正告劝说她不要迫害孙淑香的信。闫非但不听好言相劝，还拿着信，以一副流氓的腔调对孙淑香说：“我要不迫害你，我都对不起这个的称号。”隔几天后，闫立丰以孙不写所谓的“卷子”为理由，拿电棍电击孙淑香的脸部。

由于身体和精神上的迫害折磨，孙淑香骨瘦如柴，人已脱相，身体极其虚弱，就这样，闫立丰和恶警周占红还

### 三、高智晟律师描述的残忍迫害

据高智晟律师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致胡、温和中国同胞的公开信所述：当时四十八岁的长春市民孙淑香，在六年的时间里总共被非法关押过九次。以下是她在其中的非法劳教期间的部份经历自述：

“二零零二年七月初我在父亲家里，穿着便衣的警察突然闯进来问我是不是孙淑香，没等我回答就被绑架走。第二天，长春市局公安一处将我用车在颠簸了约两个小时的路程后，两个警察架着我带入一个阴森恐怖的地下室后，将头上蒙的套摘掉，同时呼啦进来八、九个警察，桌案上有大中小三个电棍，一捆绳套，另一边并列着三个老虎凳，两个警察把我架到老虎凳上，扶手上固定挂着手铐，手一放到扶手上，一翻就铐上了，老虎凳的扶手上有一排不同码的小孔适合不同的胖瘦人。警察老练地用拇指粗的铁棍，从老虎凳的两个扶手经过胸部。腹部穿过把我紧固定在老虎凳上不能动弹。其中一个警察指着刑具问我，‘你看见了吗？如果你如实招来一个多小时就能下来了，如若不然各种刑法让你尝个遍。没有几个能从这上面活着走下来的。’

“一个看起来表面很斯文的警察打了我两个嘴巴，当问我认识哪些功友时，我说不认识，他就拿起电棍，用电棍前的两个爪子插到我的肋骨间电我。之后问我功友的电话，我不说，就拿起电棍从手指尖开始电我，边电边问我认识哪些功友，我不说，他用电棍从我手臂外侧经过头到身体的另一侧，电了身体的一圈，接着又慢慢地电了身体的一圈，然后又换了一个高伏电棍充足了电，又开始从脚趾慢慢电我身体外侧的一周，我还不说，又开始从另一只脚尖开始电身体的一圈，我还是不说，他们就用电棍集中电我的眼睛，眼睛有要蹦出来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我还是不说，他们又开始电我的肋骨骨，我疼痛难忍，又电我的前胸部，边电边问和哪些功友有联系，我疼的说不出来话，所有功友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的在我面前闪过，心头只有一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一个功友，只要说出一个功友，就会立刻被抓来迫害。警察又把电棍放在我嘴里电，嘴被电糊了，肿起来外面全是泡，他们边电边说，叫你不说、今天就要撬开你的嘴。然后电棍又插在嘴里电击，一天一夜的折磨，我已奄奄一息……！◇